

看橋、畫橋、寫橋 訪李黎

田新彬 92年8月 台北新月灣餐廳

八月，台北揮汗如雨，小說家李黎冒著溽暑翩然抵台，專程為清華、陽明、中央、交通四所大學聯合舉辦的暑期文學課程，講授小說寫作，並分享她的創作經驗。

「當時 SARS 風暴尚未平息，張曉風打電話到美國，問我願不願意暑期回來授課，我立刻答應了。主要是因為她告訴我這個課程非中文系的學生優先錄取，我認為理工科系的學生才更應該多親近文學，增加人文素養。」

她要每個學生提出一本最喜歡的文學作品，並在課堂上向大家說明理由；課程結束時還規定每人交一個極短篇，親自批改。「我的學生有醫學系、大氣物理系、生物科技 相信我給了他們一些啟發。」她滿意地說。

李黎此行匆匆，但心裡一直懷著一個小小的心願——親自安慰遭逢喪子之痛的黃春明夫人。黃太太先答應了，又怕克制不住情緒，臨時來電取消，兩人終沒能見成。「我瞭解她現在的心情，我也經歷過那種錐心泣血、心膽俱裂的日子。」

一九八九年，李黎十三歲愛子天天，在公園玩耍時突然倒地猝逝，後來檢查出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臟動脈血管異常。突來的噩耗讓一向順遂的李黎「走過此生最危險的鋼索，底下是沉落與自毀的萬丈深淵」。後來，她開刀解開已結紮的輸卵管，找了最著名的不孕症專家，前後四年半，進行了無數次痛苦的實驗，終於懷了天晴 一個健康活潑的小男孩，今年十歲了。

「我相信輪迴，我不能接受任何事情沒有一個說法。如果死後一切隨之俱滅，人這一世的努力是為了什麼？」她感喟地說。

離開台北，李黎將轉往上海，除了探望暫居那兒的母親，另一個目的就是去看上海附近的橋。

這是她第三次到大陸訪橋，去年、前年連著兩個夏天，李黎走訪江南水鄉，在蒸騰的暑氣中，遊走周莊、同里、金澤、西塘、烏鎮 尋訪一座又一座不同的古橋：普濟、萬安、放生、寶帶、楓橋、覓渡 「半圓形的橋拱，映著粼粼綠波，美得讓人屏息。」

正午，近四十度的氣溫，她在橋上來回徘徊，細細觀賞橋中央美麗的紋飾；輕輕踩著磚石像是怕踩壞了幾百年的珍貴建築，汗水流注到她的睫毛，在滴落到地上，她渾然不覺。

她甚至渴望能掉進《清明上河圖》裡，特別是汴梁虹橋那一帶。她清楚記得畫裡的虹橋兩旁排滿商舖、中間車水馬龍，茶坊酒館食肆、擺攤小販、挑擔的貨郎、腳夫、化緣的僧人 整座橋洋溢著市井庶民的活潑生機。

為什麼會對橋這麼著迷？「你見過比橋更簡單、好看、實用，又變化無窮的建築嗎？」李黎反問。「中國是一個很喜歡橋的民族，在中國，造橋也是一個功德。橋除了美學與實用的功能外，更有象徵的意義，例如七夕的鵲橋，給人無限的想像空間。看橋不但可比較各國橋的不同，也可以藉著橋更深入瞭解各國的文化。」

每回看橋，她都會拿著相機猛拍，可回到家裡，攤開洗出來的照片，總覺得照片似乎並沒能重現橋的全貌。她興起了何不把橋畫下來的念頭。

李黎自小有畫圖天分，愛畫畫，也有素描基礎，一九九六年出版的《晴天筆記》一書中，就有好多幅她的素描作品。她又特地到史丹福大學修了一門素描，一面四處訪橋，一面試著畫橋。

去年九月，素描老師帶著她和同班的畫友專程到威尼斯寫生。早上她隨意在街頭閒逛，逐一細看水都威尼斯大大小小數百座橋，也觀察橋與威尼斯人生活的關係。下午她開始畫畫，畫藝術學院的木橋，畫壯麗別致的麗雅托橋，畫橋上的廊屋商店，也畫橋旁邊的大菜市場，「只有把一座橋透過心靈之眼畫下來，我才能更認識這座橋。」她說。

八天旅程，白天看橋、畫橋，晚上和同學們坐在威尼斯街頭的露天小酒館喝酒聊天，共進晚餐。「我簡直都不想回家了！」她眨著眼，無限陶醉地說。

更讓她歡喜不迭的是，居然有觀光客想買她的畫。她表面故作平靜：「這幅畫還沒完成呢！」心裡卻興奮的大喊：「我出師了！」

不止看橋、畫橋，李黎還把訪橋的思感寫成文字。去年她到日本，寫了 夢浮橋 一文。威尼斯一遭，除了 永遠的橋 一文，還有厚厚的畫作。江南的橋也化為 覓渡橋 ，「待字數夠了，也許會出一本專門寫橋、畫橋的書。」李黎這麼計畫著。

九月，李黎又將整理行裝，隨老師同學一起去布拉格訪橋、畫橋。

「想到布拉格的查理士橋，已經迫不及待了！」她一臉嚮往的說。

對新事物仍能有這樣專注的熱情，也許就是李黎永遠看起來那麼容光煥發的原因。